

自我与机器：资本主义如何用自我取代了神圣

人类曾经将自己视为某种巨大而神秘的事物的一部分——宇宙、地球、神圣、生命的永恒节奏。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同一个真理：意义不在于占有，而在于参与；不在于积累，而在于连接。

然而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，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和工业现代性的兴起之后，这个指南针被颠倒了。曾经神圣指引人类生活的地方，**自我**登上了王位。超越自我的古老追求——超脱——被无休止地追求自我满足所取代。

在神话消亡留下的空虚中，**消费主义成为了新的宗教**，市场则成为了它的圣殿。人类用内在的解放换取了物质的丰裕，却发现自己莫名地空虚。

土著与古代信仰：生活在循环中

早在现代经济出现之前，土著和古代社会按照一种模糊了自我与世界之间界限的宇宙观生活。在这些文化中，生活不是一种所有物，而是一种关系，是与土地、动物和无形之物交织的相互联系之网。

生命的网络

在许多美洲土著民族中，世界被理解为一个**相互连接的网络**——“大圆圈”或“神圣圆环”——人类与动物、植物、河流和星星是亲属。拉科塔语的表达 **Mitákuye Oyás’ in**——“我所有的亲人”——表达了一种**共存**的形而上学，这比生态科学对其的回应早了几个世纪。

在这种世界观中，自我不是一个孤立的意识，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网络中的节点。个体的身份是关系性的——由社区、祖先和景观本身塑造。缺乏对整体的敬畏而行动就是在伤害自己。因此，精神上的成熟意味着消解分离的幻觉，在超越人类的世界中谦卑地生活。

仪式、供奉和季节性庆典不仅仅是迷信，而是**平衡的行为**——承认生命在循环中流动，给予支撑着接受。猎人感谢鹿的灵魂；农民为雨祈祷；讲故事的人呼唤祖先。所有生命都参与了一种神圣的交换。

古代文明与神圣的宇宙

在古埃及、印度、希腊和中美洲，出现了相似的主题。宇宙不是惰性物质，而是**有生命的**——被神圣的智慧赋予活力。埃及的 **Ma’ at** 概念（真理、平衡、宇宙秩序）和希腊的 **kosmos** 都指向一个和谐的整体，每一个存在都有其位置。

人类的作用不是支配自然，而是**反映它的和谐**。神庙被建造成宇宙的象征性复制品，祭司则充当了世界之间的中介者。当人类忘记了自己的宇宙角色——当自我和贪婪扰乱了 **Ma’ at**——混乱

随之而来：饥荒、战争、道德衰落。

道教：存在的流动

在古代中国，**道教**将这些直觉提升到了哲学的精妙境界。《道德经》教导说，道（**Tao**）是一切存在的源泉和节奏。智者通过 **无为**——无为而治——消解自我，让生命通过他们自然流淌。

老子写道：“至善如水，利万物而不争。”与道对抗——努力、强迫、支配——是痛苦。回归道意味着变得透明，就像从山坡流下的水，塑形但不破碎。

在这里，自我消解不是毁灭，而是**校准**——重新发现个人的流动与宇宙之河不可分割。

共同的智慧

在这些不同的传统中——土著、埃及、道教——闪耀着同样的洞见：意义、理智和生存依赖于记住**我们属于整体**。自我是某种无比巨大的东西的暂时表达，是大火中的一颗火花。

忘记这一点是原罪——陷入分离。记住这一点是救赎，远在“信仰”这个词有任何意义之前。

当代宗教：分离自我的死亡

随着人类哲学的演变和正式宗教的出现，同样的神秘线索继续显现，尽管以新的语言和神话形式表达。

佛教：无我的寂静

在佛教中，**无我**（**anattā**）的教义拆解了持久、独立“我”的幻觉。我们认为是自我的东西，是感觉、感知、思想和意识的流动。当这种幻觉消解时，解放随之而来。执着的终结是**涅槃**，自我之火——欲望、厌恶和无知——的熄灭。

佛教修行者通过正念和慈悲训练，恰恰是为了松动自我的边界。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思想和情绪是短暂的，我们就不再与它们认同。剩下的就是意识本身——明亮、无中心、自由。

佛陀没有教我们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；他教我们如何从自我中**解放**。

印度教：内在的无限

在印度教哲学中，特别是在阿德瓦伊塔吠檀多中，自我是无知（**avidyā**）的面纱。在其下是**阿特曼**（**Ātman**），真正的自我，不是个人的，而是与**婆罗门**（**Brahman**）——存在的无限基础——相同。

著名的奥义书短语 **Tat Tvam Asi**——“你就是那个”——宣称个体的本质与宇宙的本质相同。因此，解脱（**moksha**）之路不是个性的完美，而是它的超越。

当波浪意识到自己是水时，存在的海洋显露出来。自我不是消解于虚无，而是消解于无限。

伊斯兰教与苏菲主义：至爱中的湮灭

在伊斯兰教中，终极真理是**一神论（tawhīd）**——所有存在在上帝的单一性中的统一。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者，**苏菲**，将这一教义转化为活生生的体验。通过回忆（**zikr**）和爱，寻求者的自我在至爱的光芒中融化，直到只剩下上帝。

飞翔的苏菲的故事体现了这一真理。一位托钵僧通过深切的虔诚学会了飞翔。但当他翱翔时，一个念头掠过他的脑海：“当我的家人听说我会飞时，他们会怎么想？”他立刻坠落地面。他的老师对他说：“你飞得很好，但你回头看了。”当自我意识回归时，恩典消失了。

在苏菲主义中，这被称为 **fana**——在上帝中自我的湮灭。但这种湮灭之后是 **baqa**——在上帝中的持续。自我死去，剩下的就是纯粹的存在。

犹太教：自我的废除

在卡巴拉犹太教中，神秘主义者寻求 **bittul ha-yesh**——自我“某物性”的废除——以与 **Ein Sof**，无限相遇。**tzaddik** 或义人是一个完全清空自己的人，以至于神圣之光毫无阻碍地通过他们流动。

在这种神秘语言中，谦卑不是谦逊，而是**本体论真理**：只有上帝真正“是”。自我越是消解，神圣在世界上就越明显。

基督教：清空与内在居住

基督教神秘主义在 **kenosis**——自我清空——的概念中提供了自己的版本。圣保罗写道：“我活着，但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”对于梅斯特·埃克哈特，灵魂必须“清空自己”，以便上帝能在其中诞生。

在冥想基督教中——沙漠教父、未知之云和卡梅尔神秘主义者的传统——祈祷不是为了请求事物，而是进入**寂静**，在那里自我沉默，神圣的存在成为一切中的一切。

威卡和新异教：神圣圆环的回归

现代**威卡**和当代新异教，尽管常被斥为“新”宗教，却承载着内在性的古老记忆——神圣在**世界之中**，而不是在其之上或之外。

在威卡的核心文本之一《女神的宣言》中，女神宣称：

“所有爱与快乐的行为都是我的仪式。”

在这里，神性不是通过逃离世界而找到，而是通过完全且敬畏地拥抱它。自我通过**狂喜与体现**消解，而不是禁欲主义。

仪式圆环代表存在的整体——没有等级，没有分离。当大祭司召唤“女士”或“领主”时，不是外在的神祇降临，而是所有参与者**内在与之间**神性的觉醒。

季节性节日——年轮——教导说，死亡与重生、黑暗与光明，是一个持续的脉动。修行者学会将自己视为自然的表达，而不是自然的主人。在狂喜的舞蹈中、在出神状态中、在与大地和天空的

共融中，自我的边界变得更薄，直到一个人感觉到：**我是一片呼吸的森林；我是水中看到自己的月亮。**

因此，威卡的超脱之路是**内在的**，而不是垂直的。自我不是向上消解于天空，而是向外扩散到地球的生命网络中。

心理学：马斯洛与超脱科学

在二十世纪，心理学开始重新发现神秘主义者一直知道的东西。亚伯拉罕·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因描述人类动机而成为标志性理论——从基本的生存到爱与尊重，最终达到**自我实现**。

但在他生命的后期，马斯洛修订了他的模型。在自我实现之外，他认识到另一个阶段：**自我超脱**。在这里，自我的边界消解。个体成为更大之物的参与者——无论是服务、创造力、自然还是神秘的统一。

现代神经科学证实了这一点。当人们进入深度冥想、狂喜祈祷或流动状态时，**默认模式网络**——大脑中维持我们自我感的部分——变得安静。主观上的相关性是自我的消解，伴随着和平、慈悲和统一。

马斯洛、佛陀和苏菲在各自的语言中所观察到的是，**人类的最高潜力不在于自我的完美，而在于其超越。**

资本主义：自我的偶像崇拜

然而，主宰现代世界的文明建立在相反的假设之上：自我不应消解，而是必须无休止地**放大**。

资本主义在其心理本质上依赖于自我的饥渴。它通过将精神渴望转化为可消费的欲望而蓬勃发展——说服我们内心的空虚可以通过拥有、权力、地位和刺激来填补。

广告不卖产品；它**制造欲望**。它告诉我们：**你是不完整的——但这会让你完整**。它通过物品出售救赎。

这种悖论是悲剧性的：古老智慧试图通过超脱来治愈的自我的不满，变成了**经济的引擎**。空虚不再是精神问题——它是一个商业模式。

因此，曾经被视为痛苦根源的东西——欲望、执着、骄傲——被重新定义为美德：雄心、生产力、成就。在这种世界观中，追求统一或寂静是不生产的——甚至是危险的，因为它威胁着欲望的机器。

资本主义的口号不是“**安静并知晓**”，而是“**更大、更好、更快、更多**”。然而，我们越是喂养自我，它就越饥饿。购物中心和数字信息流是这个不安之神的教堂——**自我的偶像**——无休止地消费，却无法生产出真正满足的东西。

结论：神圣的回归

现代性的危机不仅是经济或生态的；它还是**精神的**。围绕自我组织的文明无法维持自身，因为自我不知道界限。它吞噬了地球、彼此，并最终吞噬了自己。

但在我们周围，有觉醒的迹象：人们转向冥想、社区、生态意识和新形式的团结。科学也开始承认智者很久以前宣称的东西——心智、地球和灵魂的健康是不可分割的。

消解自我不是失去自己；是**回家**——重新发现从未失去、只是被遗忘的统一。

下一场革命将不会用武器或算法来战斗，而是用意识。当人类记起**我们不是世界的主人，而是它的片刻时**，神圣将觉醒——不是在神庙或教义中，而是在每一个意识、慈悲和简朴的行为中。

参考资料与进一步阅读

古代与土著思想

- Black Elk, **Black Elk Speaks** (John G. Neihardt, 1932)
- Vine Deloria Jr., **God Is Red: A Native View of Religion** (1973)
- 老子, **道德经**, 译. D.C. Lau (Penguin Classics, 1963)
- Fritjof Capra, **The Tao of Physics** (1975)

神秘主义与世界宗教

- Aldous Huxley, **The Perennial Philosophy** (1945)
- D.T. Suzuki, **Essays in Zen Buddhism** (1927)
- Swami Vivekananda, **Jnana Yoga** (1899)
- Annemarie Schimmel, **Mystical Dimensions of Islam** (1975)
- Gershom Scholem, **Major Trends in Jewish Mysticism** (1941)
- Meister Eckhart, **Selected Writings** (Penguin Classics, 1994)

威卡与新异教

- Doreen Valiente, **The Charge of the Goddess** (1957)
- Starhawk, **The Spiral Dance** (1979)
- Ronald Hutton, **The Triumph of the Moon: A History of Modern Pagan Witchcraft** (1999)

心理学与自我

- Abraham Maslow, **The Farther Reaches of Human Nature** (1971)
- Mihaly Csikszentmihalyi, **Flow: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** (1990)
- William James, **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** (1902)
- Stanislav Grof, **Psychology of the Future** (2000)

文化与资本主义

- Erich Fromm, **To Have or To Be?** (1976)

- Christopher Lasch, **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** (1979)
- Naomi Klein, **No Logo** (1999)
- Charles Eisenstein, **The More Beautiful World Our Hearts Know Is Possible** (2013)